

你欠我一个故事

张晓风人生美文

张晓风
著

你 欠我

一个故事

张 晓 风 人 生 美 文

张 晓 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欠我一个故事: 张晓风人生美文 / 张晓风著.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9

(大师与少年)

ISBN 978-7-5145-1356-1

I. ①你…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607号

本著作物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你欠我一个故事: 张晓风人生美文 / 张晓风 著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010-85869872)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文艺坊

责任编辑 孙兴冉 方 莹

特约编辑 方 莹

装帧设计 李艺菲

印 刷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75mm×7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1356-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688908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818)

生命的厚礼，
只给肯于一尝的人



目 录 | CONTENTS

生命的厚礼，只给肯于一尝的人

- 3 正在发生
- 5 给我一个解释
- 8 一句好话
- 15 我在
- 21 当下
- 25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 28 一碟辣酱
- 30 炎凉
- 32 我有
- 37 甘醴

一切的爱，都是同在的缘分

- 42 尘缘
- 53 母亲·姓氏·里贯·作家
- 56 我家独制的太阳水
- 59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 62 娇女篇——记小女儿
- 71 遇见
- 74 母亲的羽衣



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

我喜欢我心里有这样多的喜欢

82 江河

97 半局

109 你欠我一个故事

116 孤意与深情

123 属于山城台北的林语堂

126 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溪城忆旧

132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134 他曾经幼小

138 种种可爱

147 我喜欢

156 描容

163 有愿

166 只因为年轻啊

177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187 我会念咒

190 一张纸上，如果写的是我的文章



依然迷信着美

- 194 春之怀古
- 196 问名
- 203 秋天·秋天
- 208 魔季
- 215 愁乡石
- 219 咏物篇
- 225 一山昙华

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 230 行道树
- 232 其实，你跟我都是借道前行的过路人
- 235 小鸟报恩记
- 239 岁月·飞鸟·钱夹
- 242 一番
- 244 例外的惭愧
- 247 五点半，赴汤蹈火的时刻
- 251 巷子里的老妈妈

附：晓风小传

我对生命中的涓滴每有一分赏悦，上帝总立即赐下万道流泉。

我每为一个音符凝神，它总倾下整匹的音乐如素锦。

生命的厚礼，原来只赏赐给那些肯于一尝的人。



正在发生 ▶▶

因为看见，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我面前，
因为是第一手经验，我们便感动。

去菲律宾玩，游到某处，大家在草坪上坐下，有侍者来问，要不要喝椰汁，我说要。只见侍者忽然化身成猴爬上树去，他身手矫健，不到两分钟，他已把现摘的椰子放在我面前，洞已凿好，吸管也已插好，我目瞪口呆。

其实，我当然知道所有的椰子都是摘下来的，但当着我的面摘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以文体作比喻，前者像读一篇“神话传说”，后者却是当着观众一幕幕敷衍的舞台剧，前因后果，历历分明。

又有一次，在旧金山，喻丽清带我去码头玩，中午进一家餐厅，点了鱼——然后我就看到白衣侍者跑到庭院里去，在一棵矮树上摘柠檬。过不久，鱼端来，上面果真有四分之一块柠檬。

“这柠檬，就是你刚才在院子里摘的吗？”我问。

“是呀！”

我不胜欣慕，原来他们的调味品就长在院子的树上。

还有一次，宿在恒春农家。清晨起来，槟榔花香得令人心神恍惚。

主人为我们做了“菜脯蛋”配稀饭，极美味，三口就吃完了。主人说再炒一盘，我这才发现他是跑到鹅舍草堆里去摸蛋的，不幸被母鹅发现，母鹅气红了脸，叽嘎大叫，主人落荒而逃。第二盘蛋便在这有声有色的场景配乐中上了菜，我这才了解那蛋何以那么鲜香腴厚。而母鹅訾骂不绝，掀天翻地，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每一枚蛋的来历都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天火，又如《白蛇传》故事中的盗仙草，都是一种非分。我因妄得这非分之惠而感念谢恩——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今晨，微雨的窗前，坐忆旧事，心中仍充满愧疚和深谢，对那只鹅。一只蛋，对她而言原是传宗接代存亡续绝的大事业啊！

丈夫很少去菜场，大约一年一两次，有一次要他去补充点小东西，他却该买的不买，反买了一大包鱼丸回来，诘问他，他说：

“他们正在做呐！刚做好的鱼丸呐！我亲眼看见他在做的呀——所以就买了。”

用同样的理由，他在澳洲买了昂贵的羊毛衣，他的说辞是：

“他们当我面纺羊毛，打羊毛衣，当然就忍不住买了！”

因为看见，因为整个事件发生在我面前，因为是第一手经验，我们便感动。

但愿我们的城市也充满“正在发生”的律动，例如一棵你看着它长大的市树，一片逐渐成了气候的街头剧场，一股慢慢成形的政治清流，无论什么事，亲自参与了它的发生过程总是动人的。

给我一个解释 ▶▶

能多看它们（这山川和人世）一眼，便能多用悲壮的、
虽注定失败却仍不肯放弃的努力再解释它们一次，
并且也会欣喜地看到人如何用智慧、用言词、
用弦管、用丹青、用静穆、用爱，
——对这世界作其圆融的解释。

除了神话和诗，红尘素居，诸事碌碌中，更不免需要一番解释了。记得多年前，有次请人到家里屋顶阳台上种一棵树兰，并且事先说好了，不活包退费的。我付了钱，小小的树兰便栽在花圃正中间。一个礼拜后，它却死了。我对阳台上一片芬芳的期待算是彻底破灭了。

我去找那花农，他到现场验了树尸，我向他保证自己浇的水既不多也不少，绝对不敢造次。他对着夭折的树苗偏着头呆看了半天，语调悲伤地说：

“可是，太太，它是一棵树呀！树为什么会死，理由多得很呢——譬如说，它原来是朝这方向种的，你把它拔起来，转了一个方向再种，它就可能要死！这有什么办法呢？”

他的话不知触动了我什么，我竟放弃退费的约定，一言不发地让

他走了。

大约，忽然之间，他的解释让我同意，树也是一种自主的生命，它可以同时拥有活下去以及不要活下去的权利。虽然也许只是调了一个方向，但它就是无法活下去，不是有的人也是如此吗？我们可以到工厂里去订购一定容量的瓶子，一定尺码的衬衫，生命却不能容你如此订购的啊！

以后，每次走过别人墙头冒出来的花香如沸的树兰，微微的失怅里我总想起那花匠悲冷的声音。我想我总是肯同意别人的——只要给我一个好解释。

至于孩子小的时候，做母亲的糊里糊涂地便已就任了“解释者”的职位。记得小男孩初入幼稚园，穿着粉红色的小围兜来问我，为什么他的围兜是这种颜色。我说：“因为你们正像玫瑰花瓣一样可爱呀！”“那中班为什么就穿蓝兜？”“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蓝色又高又亮啊！”“白围兜呢？大班穿白围兜。”“白，就像天上的白云，是很干净很纯洁的意思。”他忽然开心地笑了，表情竟是惊喜，似乎没料到小小围兜里居然藏着那么多的神秘。我也吓了一跳，原来孩子要的只是那么少，只要一番小小的道理，就算信口说的，就够他着迷好几个月了。

十几年过去了，午夜灯下，那小男孩用当年玩积木的手在探索分子的结构。黑白小球结成奇异诡秘的勾连，像一扎紧紧的玫瑰花束，又像一篇布局繁复却条理井然、无懈可击的小说。

“这是正十二面烷。”他说，我惊讶这模拟的小球竟如此匀称优雅，黑球代表碳、白球代表氢，二者的盈虚消长便也算物华天宝了。

“这是赫素烯。”

“这是……”

我满心感激，上天何其厚我，那个曾要求我把整个世界一一解释给他听的小男孩，现在居然用他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向我解释我所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因生命衰竭而向上苍祈求一两年额外加签的岁月，其目的无非是让我回首再看一看这可惊可叹的山川和人世。能多看它们一眼，便能多用悲壮的、虽注定失败却仍不肯放弃的努力再解释它们一次，并且也会欣喜地看到人如何用智慧、用言词、用弦管、用丹青、用静穆、用爱，一一对这世界作其圆融的解释。

是的，物理学家可以说，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根杠杆，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而我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一句好话 ▶▶

他和我，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
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
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小时候过年，大人总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令人思之不尽，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想起来了……

—

“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讲故事的是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密。那一年我八岁，听善忘的她一遍遍重复讲这个她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

有个人啦，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没有还哩，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有钱还是假没有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

“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

那债主站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们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拣着吃哩！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子前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有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

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分明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恤相存，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

在生命宴席极寒俭的时候，在关隘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

“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二

“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的时间了。”

他愣了一下，说：

“我的表一直是台湾的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

“那多不方便！”

“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说那句话，算来也有十年了，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红。他和我，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三

“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